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七

書問

年來昌昧僭有倡提寔出百苦更嘗偶證聖經諮然符合輙以爲道在是矣旨具經中義存稿刻愧無子厚筆力無能大有闡明以致洙泗宗傳尚鬱不暢此則真鄙人之過也若偏滯形骸守株修治內不究格致誠正之精微外不盡均平齊治之作用則鄙衷寔有未敢也鄙見亦寔不然也所以曩在會中見有友朋専揭修身者必闢之曰修身爲本四字缺一不得若専言修身不及爲本漸遠知本風規不復可以語

明德親民大學問矣只爲本二字中間何等廣大何等精微然又實實落落本在此身却又何等簡易何等平實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誠者誠此也正者正此也世豈有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而尚可以言修身者乎物不格知不致是瞑行也意不誠心不正是作僞也若專言修身不復及於格致誠正其流之弊是直以作僞瞑行而可以修其身也修可得乎然此此蓋必無之事也此此雖少明訓詁守章句之緒餘者所共解也區區喫緊者特以大學犁然鼎立三綱而特約歸知止秩然并分八目而獨管重一身

此其意旨灼然似在明宗而後之儒者懇懇勤勤乃
獨專去辨目不知止不知明德親民勢必兩歸偏駁
本不悟均平齊治格致誠正必竟茫無指歸此僕看
大學所以獨異於儒先且不諳於衆見者蓋在此也
故嘗妄意以求仁爲孔氏之學大學一書渾是摹寫
此體而修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千聖以
來相傳不踰之矩範也故必知止之說悟而後可以
識孔學之宗必求仁之旨明而後可以悟修身爲本
之竅嗟乎此其致真難言之矣答吳自湖
孔曾正學載在遺經星日炳然可沿可據毎謂非知

止則入將無門非知本則止將無地紛然條緒若綱在綱本亂末治理所無有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或者真千聖相傳之正印也誠正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流為空寂格致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敝為支離均平齊治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騖為功利故借嘗以格致誠正為工修齊治平為事家國天下為所處之方者正為此也 與羅近溪

明道先生謂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真是確論然竟二千年苦無有洞晰其旨者昨

於省中會思默年兄亦云此書必竟看之不透偺答之曰此書不透必竟儒學不明儒學未明其勢不免攙和佛老附會已見姑以經書證成其說而寔則帶水拖泥挨門傍戶實在所窺者非儒家之學脉也明得此經則語孟六經一切皆其註脚明得修身爲本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者止此也知本其實地也然知本者本此也從前不悟者只爲懸空講格致而不知格致誠正總爲修身之功懸空說知止而不知本末始終乃爲悟入知止之竅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講知本而不知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陽明先生言之矣此其理其詞皆斷斷乎不可易也只爲儒學久湮佛老之學入於心髓之錮不知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宗旨毫釐就茲判決舍修身爲本不學而欲求儒學之光顯瀾倒之士氣有廻洙泗之門風可振孔曾之苦心昭昭焉如日中天不可得也略記尊教大率謂看經書欲一切從其本義此最見之確者於鄙人之意亦正似有同也答朱中峰

來書云來教併大學古義諸刻莊誦數四大旨洞然自古聖賢相傳原無別法其要只在修身大學

一書尤爲詳明深切後之儒者各以意見自生枝節所以孔曾之旨反晦而不明今兄盡剪繁蕪標揭宗要直以修身爲本一語爲的而證以大學本傳首尾血脉聯絡貫通使學者曉然知有反本守約之道不復熒惑於影響支離之談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不淺也中間尚有一二微義似與管窺之見未盡符合敢爲兄一質之愚謂知止知本要歸不容岐別而止之與本其旨趣郤有不同知止云者識此心本然之則而止之也以其不爲物欲所動搖而言故曰止以其不爲物欲所昏蔽

而言故曰知知止即止於至善非影響測度之知也云云

六月間乃得領年兄正月間所寄之書詳哉其言之也旨哉其言之也領教矣然即未能詳復也取要言之大率學必先於知知止本者止之地也舍本外無可止矣學莫要於知本身者本之樞也舍修身別無本矣故知止知本知所先知至只是一句話頭一條脉路此從來看大學者少有明也非一朝一夕誤也兄所談知止語甚玲瓏足以啓發學者只恐非大學之宗旨也更味之答許敬菴

遡與友朋所以不敢一爲誇大之言只揭出修身爲本令其實止實修止到極處卽全體皆仁修到極處卽通體無欲大率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此大學所以必以知止爲先而以修身爲本也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儻嘗以爲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别有所謂知止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可淺言者乎真除却修身爲本亦别無有至善之可尋覓者矣此意煞微非一面語不究

答陳巽菴

大學者蓋孔子老後之書修身爲本者蓋以定千古

宗傳之的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陽明先生蓋已深驗之矣致良知云云端爲補偏救弊發也然承宋之後牿於訓詁詞章之習此提誠爲有助此功亦殊不小今天下之爲學問弊者果訓詁詞章乎修身爲本似是對時良劑于每謂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今直以扶元之正品便爲補虛之上藥矣因緣顯晦又若有巧妙存其間造物者黙有以主張之也

答李同野

嘗有言吾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

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外修身而語虛寂此二氏之所以偏於虛寂也不本身而談格致此世學之所以病於支離也虛寂是性之本色格致是修之用神虛寂格致何病則學不知本者病之也曾有問大學不過立教之書乃爲性命之奥謂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者大學所未道也僭答之曰明德親民備矣復云止善其義何居乎治修齊格致誠正備矣復曰知本道將安在善乎本乎可覩聞乎有聲臭乎其人默然無以爲對大率儒者之學久湮故使修身爲本之旨不著說寂談空者宗求之人倫事物之外而殉生執有

者又不免錮於形骸度數之中然則知修身爲本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者猶爲見之次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聖人看得知修身爲本何深世之學者乃謾曰修身修身看得修身爲本何淺至者極也盡也知至於此無以復加盡性至命此其極則矣辱諭舊學王陳兩宗具見究心之不草草予始未暇論兩宗而直以大學之旨明之千里毫釐之幾有求學之志者平氣觀之知必有渙然氷釋者矣

答謝于寶

終朝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此誌公語也三十三諭

而愛之至道場二字尤須玩味故聞語友朋以家國
天下者修身地頭也而又云修身者知本地頭也此
語似太刻然却無可奈何蓋不知修身爲本者則止
與本固不免於着空知以修身爲本者止與本又似
不免落迹離身固無本執身又非本此亦所謂喫緊
爲人處也文甫知之否耶取要言之大率止其入竅
也修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
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爲守寂
沉空修之工夫不祇爲補偏救弊者其機括端有在
於此也偕嘗書答存翁有云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

知本焉至矣者正謂此也此信非悟不能入也答胡文甫
大學之旨邇更看得如何只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同爲知也而知不流爲意見同爲止也而止不墮於禪寂其巧妙毫分皆在於此此正孔子悟門知本義謂教人以知止之法也
又曰本者止之地也真足以測聖之微發前儒所未解也後儒只不明此所以雖知大學必先知止而於緊要處只作尋常看過不知修身爲本直於此處討出知本之本直於此處跟尋違此法門別無塗轍其旁提枝節不得已而横生意解者勢使然也答陸汝言

弟有知本義又別作知止說以爲必自知止始
來學者大率知知本矣不知知止屢承兄教見亦類
之不知啓鑰開關妙處正在於此區區提揭修身爲
本雖於聖學頗爲有功而討出修身爲本却在悟破
知止兩節然知止又非懸空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
是也此其所以異於禪寂之見鎖有鑰盤有針舟有
柁知止之於修身爲本實兼斯妙此其所以爲至命
之學而又不離於人倫日用之常邇因多病悟此稍
深止慮兩字絕與寂照止觀相似定靜安總是止但
漸入佳境耳其所以不同於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

之間分別本末始終先後知所歸宿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知本義謂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使孔曾復生必爲首肯真二千載未明之秘也答䞓菴兄

孔門之學只是求仁而修身爲本則其實落做手處也故論語專以求仁爲教而大學必揭知本爲宗葢全體一仁也知本者則識仁之竅妙也孔子一生學問只是求仁一生工夫只以修身爲本此論語中著見明顯一語不煩爲附會者也然論語葢孔子平日爲教之書而大學則孔子老後垂世之筆磨勘半生到此提揭其旨意平實深微更有非苟然者而惜乎

習傳循誦者之尚忽而不加察也此雖不識修身爲
本亦以原不識仁之故僕識仁說謂知仁之必覺也
又知覺之不可以名仁也斯其可與言仁也已此其
言蓋不草草也大率後之不識仁者覺累之也以覺
爲仁抑何怪其有疑於修身爲本乎近與友朋姑未
論及識仁只朴實頭教他知修身爲本而止之爲入
門知修身爲本而本本之爲實地知修身爲本而修之
爲實工似甚簡易明白本末精粗打成一片不但信
者有據有憑當下可以入手即不信者亦落葉删枝
到此無所開喙庶幾不致魘魅人家子弟說光景猜

謎頭就誤了歲月也答井乾齋

予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管照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即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此正大學之本教止修之合法而非有深養者未能詣其微也曩所論儼若思一段正曲盡此箇光景經中如此指點非一參前倚衡小心昭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勿

助勿忘者其意皆指此也此其所以爲至善也後來只不明此故將八目渙然離披無有歸宿來書所云聞教後始得欛柄回視從前一切幻妄不離辟支之謬悠者誠非過語也既知此意只一意實止實修自然無不是敬不必更添題目反爲用工之梗程伯子所謂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爲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是就中上點敬非從敬上討中緝熈敬止亦是形容之語不可便爲執着止觀之辨近答朱友有云佛氏說止吾儒亦說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別亦是要得此箇

界頭明白來書語意略近之矣然更一究之朴實就下手處指別得明乃有用處　答方憲孫

止至善者本大學立命之宗修身爲本者則大學歸止之的知止至善而不以修身爲本此所以高者入虛無卑者泥形器而道術竟爲天下裂也止之則命立修之則法昭君臣父子朋友之交無地而非修仁敬孝慈信之修無適而非止眞渾然一至善矣悟此則爲聖之路不悟此則爲異之端千里毫釐確然分剖此學之宗趣所以必審其初也懋琦信此矣別來日久想見悟之益深幸切實以身發明蒞官臨民失

得毫分體之尤有徵應自然上獲下孚時止時行不在口說温良恭儉讓使人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其所闡明力更多也 與羅懋琦

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此語不草草葢必竟以知本爲宗也非知本即識仁猶爲影響也知止消息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克復兩字即是止修二法易之所謂復以自知者正是此消息也止惟一法修有多方滲洩無他只在視聽言動之際此正所謂克之地頭而修之條理也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豈二物乎外

論止處更欠融通犬吠鷄鳴應時發覺亦便是其慮處豈有直待止入靜安方始發慮之理但有思有為非所謂不識不知者不可謂之能慮耳止得深一分則格致誠正修之用處輕一分未嘗非慮也止得深兩分則格致誠正修之用處輕兩分亦未嘗非慮也而淺與深則有間矣從止發慮則正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吾所以擬之耳順從心孔子到家的境界也要緊看能字原來具有之貞甫不察也答盧貞甫

嘗語學者只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自然明學之大自然識學之本又曰修身為本

四字缺一不得只拈到修身爲本便明德親民止至善俱到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其體也有何內外之可分正誠致格齊治均平其用也又何動靜之有間本此之爲本止此之爲止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眞天德王道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也至者極也盡也知止於此無復餘蘊盡性至命此其極則嘗有語孔子看得知修身爲本何其太深後之人看得修身爲本又何太淺是又似孔子之見反不及後之人也一咲一咲止本二字更須玩味知常止自然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卽是敬不必更添敬字此大

學工夫所以備且全也只此四字內毫髮無別有餘欠也在人實止之而已實修之而已口說亦無用也

答賴維新

學問講到今日探本索源可爲究盡理窟而道氣儒風尚覺未振不知其咎安在後世病宋儒謂其究經者大率尋章摘句修行者不免徇生執有觭觭肫肫鍼芥相投有愧孔曾之緒然儒風在宋時亦可爲大光矣安恬守澹伏節死義者大率講學士也又不知其所得力者安在每看孔子太和元氣其詞旨最溫厚矣至論到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似

稍厲聲色舉動最閑妥矣至接淅不脫晃又似稍近急遽皜皜肫肫之體於此等時得無亦添罣累此真淺學如生所未解也

答耿楚侗

修身爲本之揭過承虛受若爲對證之良鄙淺無知寔斷以爲立命安身之本嘗發兩疑一曰心者身之主三尺之童子知之矣聖人不揭正心爲本而揭修身何故何故一曰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此豈隱昧難知之理乃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便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又是何故故曾有言曰修身爲本四字鈌一不得又曰物有本末之本其本亂而

末治之本爲要教人以知止之法尚與末對修身爲本之本此謂知本之本葢徹天徹地只有此本眞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無別有二本矣萬緒千條自此而出矣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豈驟聞而驟悟者乎葢其講之也素矣其體之也巳精矣惟兄更一察之兄所論盡人道大旨與此不殊只所云求之巳曰性眞證之古曰志學二句欵分鄙尚有未領者此非一面對不能盡也答徐魯源

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而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末上乃眞可以言知本也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境界不可動矣詖辭
可知其蔽淫辭可知其陷邪辭可知其離遁辭可知
其窮學術不可動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定靜安慮諸妙皆從止生蓋真止即是修真修即是
止曩所云止其入竅修其工夫又云大率止爲修之
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或者亦斷斷乎不易之義也兩
書懇懇具見深切艮背一説姑俟面語或通或塞之
機學者時時有之未足深訝只止之一着更望於境
界學術之際把定脚跟切實體勘乃漸信其有立而
睿知聰明從此出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

脚人大率皆從這裏走了此工夫所以或緊或鬆意念所以或專或散未論不修即強自支撐總之襲取於外非所爲緝熙敬止自中出生於心者也通塞往來病亦本此如諭云云似尚在末上看了也如何答李汝潛

予每云修身易知也知修身爲本末易知也聖人揭挈此句萬兩千斤固是教人修身喫緊處正是教人知止知止乎此則不作家想不作國想不作天下想震撼不能爲之搖盤錯不能爲之眩而知止矣止則有定矣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漸入止之妙處而膚

智聰明從此出矣視聽言動綱常倫理隨感隨應自著自察各當其則而不過矣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工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使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盡性之學自始學至成德自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達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共此道也隨事檢察云云善用之何嘗不是三省吾身只恐曾子作用與後人語意或不同耳所謂致知但知止知止於至善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驚觀物

理洸然如遊騎無所歸也程伯子之言其真有見於此乎答劉維新

省身卽修身知修身爲本卽是一貫爲人謀與朋友交傳習則省身之事緒也家國天下事物之條件備此矣正修身爲本曾子所實用力處也一貫云云特就中提醒使知萬省千修總在一處總歸一本無他有岐徑也由此而出者謂之天德謂之王道不由此而出者謂之異學謂之伯功故曾子直以忠恕者當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則忠恕之用處而一貫之異名也故曾子之學大學之學也謂三省吾身爲未聞一貫之前者非也維新之見是也啓手啓足戰戰兢兢兢氂而後已葢到底只以修身爲本也此此灼然可見一語不煩爲附會者也
知本不言内外自是内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止者何止於本也所謂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知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之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有何動靜之可分家於此齊國於此治

天下於此乎又何內外之可間程伯子所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者正是此消息也此非悟不能入也仁敬孝慈信一切皆修一切皆止此便其證印也以上俱答友

修身爲本四字說之甚易行之維艱多少英雄豪傑無徵不信缺只在此所謂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蓋修外無別有格致誠正也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蓋身外無復有家國天下也一修身而天下之能事畢能修身則天下之大本立至善在我矣此是實落做手蓋孔子認定儒者之

學主於經世無論貴賤窮通徹内徹外斷斷乎歸宿於此也故此四字若以淺視之則理甚微矣若以深求之則事又甚易矣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與陳廷儀

洙泗正學必本修身本末始終端爲悟入之竅避凶趨吉率此推之步無祇悔孔子學易雖在五十之前賛易則在六十之後大學者老後垂世筆也一部全易道蓋准此而此尤其要矣翁方玩易之深必能悟孔之旨經事宰物只知所先後於本末始終之間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趨避握竒於此矣答友

往承讀易之教借以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

此義久不明益向苦沉淪視爲剩語故令聖心妙悟久晦不彰全易經綸無地入手試驗之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之理有一着不自此知所先後者乎自此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箇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着着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功巧亦無有善着矣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頻復者雖厲尚得無咎迷復者則一歸凶矣反復看來只是一箇本的消息止的訣

竅凶而避之吉而趨之則所謂修之之功也

修身為本豈不一語可盡然四載歸來日勤聚處觀磨講切意旨轉深只此二百字經文蓋得多少曲折信哉夫子真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後之學者既不反身獨有所悟又不遜志敏以求經沿習舊聞轉相迷誑師訓詁反有重於經言守後儒不復繹思曾孔間有奮起之倫反來疑怪之口不謂之好立門戶則謂之故背先儒使灼然可尋之緒竟抵榛蕪晕然有志之朋槃成躭閣則大學不明之過也是可歎也兄蓋信此者然亦僅知修身為本以為人未有不合修

其身者而已此自愛之士敦行之輩大率見如此也其於經中之旨孔子用意深處寔是百不究一惟兄更深味之此非弟敢爲大言而不愧也以上俱答魏敬吾

修身爲本之教久不明於天下故使儒學失傳談性命者類墮空虛飭名檢者僅成自好知本者知何事知止者止何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可淺言者乎真令本末精粗打成一片天德王道統會一宗三省則修之事目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同此之爲儒反此之爲伯雜此之爲佛老韓愈氏謂後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

奚言而不異今天下之言學問者真所謂雜佛老而言也其異於大學奚怪也此儒學所以卒不明鄙人者竊有見焉不能不深長爲之慨也與劉養旦

困知記卷之七

見羅先生書卷之八

書問

頃晤遠希道萬友之言曰予連日靜坐試用修身爲本工夫乃知其真有妙處因憶向來手教有多病掩關悟於知本之學之語夫修此身於家於國於天下而云吾有見於修身爲本之妙有悟於知本之學者吾聞之矣吾見之矣未有離去事爲兀兀斗室之內寂然無與物對而云吾能有悟於修身爲本之妙者也雖云修身爲本之學固未有離去事爲之理然亦必離去事爲而常有見於修身爲本之妙乃真可以

言知本真可爲能以修身爲本也明德親民備矣必先止善其義何居知二君之所見者遠矣而又未知其與大學之意旨果有合乎否也即承教札更感拳拳歲晏課功姝爲實力盤桓半道之喻自是謙冲只日以印證古人一句似覺浮浮道來未有指據不審其所持取證者實在自用何工尚友古人者必竟實指何輩此處若不明白下落即本領處亦未明白下落脚跟下無有一片實田地站立與古人覿體交鋒也答友

書至備見創悟之深必如此痛省一番而後學問有

入路古人以悔爲病之藥就以悔啓悟之端理自如
此然非真悔不能發悟亦未可遽言藥也省之何似
學問有何難曉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知修身爲
本而止之知止也故知止者止乎此也知修身爲本
而本之知本也故知本者本乎此也只捉定修身爲
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入自己凝然若有所持屹
然如有所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
帝臨爾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照提撕管
歸天則自然嗜慾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
就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上度

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躭延歲月書中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此尤有志學問者所宜深戒也 答弟孟乾

止以爲修修以爲止原非相背之事知有修不知有止則修將漫而無統知有止不知有修則止將物矣不化止修互用若網在綱直千載未明之義既爲挈出宜學者豁然別開一眼而尚曰止不得修不得爲爾師者不亦難乎滲漏搖動力未熟豈得頓然淨盡三十而立庶幾免此孔子從志學已下十五年朴實工夫矣志學者即知止知得止方可望止今吾尚未

諒友朋之知止何如也而遽云止不得修不得不免於動搖滲漏也何其言之易耶誠正格致貼在止上說是一件用處又似兩般說是兩般實在又只一件止修之用妙而後手勢可輕手勢漸輕而後學有得力執之既滯任之又難來書柔活二字語似是恐非貼事打透更不若如前一段所云一意自勉無懼不勝無厭勤苦朴實之工乃更為有據也 答族弟孟謨

每謂經首一章只是教人止於至善止善之法只是教以修身為本說到止於至善儘力入微說箇修身為本又似平淺此所以高者騖虛玄卑者流功利知

守修身有近達本者又不免於殉生執有此學之流漫所以浸失其真也天牖鄙愚偶有見於求仁之宗反巳參求百折之餘忽有悟於修身爲本之旨以爲知止者止此也知本者本此也格致誠正其修之之工也本末始終其悟入之竅也自謂頗盡聖經之奥有契孔曾之宗故敢斷然提揭以物有本末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修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而友朋之間習熟舊聞尚處疑信之半大率揣繪篇章假托禪幻浸淫沉痼敝非一朝信有如翁教所云者亦何怪乎其剏見駭聞之玩而不能信也

酬古和雷老先生

知本者盡性之樞知止者至命之奧然却只是修身爲本此學所以信之難也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却又不免守局拘方徇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信口一句道來本末精粗俱到可見孔門只是學明所以隨事發明自然不落邊見儒學不明纔和二氏之說知貴虛不知其已遺落了實知忽近不知其已騖於遠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只是一箇修身爲本何其性盡理窮如是不知此正儒學之所以爲深且妙也非寔平心誰能信此非寔苦心又

誰悟此此固高明之所爲不可及也答友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而有信於嶺海驅馳之際大率儒者道在經世故合下以家國天下爲一身亦合下以修齊治平爲一事所謂格致誠正者直於身之均平齊治着工知止者直於事物之本末始終入竅大學一書雖云節經表章而止字本字入手落地要緊關頭竟爾遺脫而專意於致知格物懸空講之無有實際此意見支離病之所由起也此儒者之學所以卒未光也答羅小濤

經常法度已備見於經中手勢低昂自隨時爲之酌

損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抽添進
退雖自有無窮變態可作商量總屬臨爐非可懸空
解說知止豈虛談本末始終先後蓋實實落落教以
止之之法修身匪謾說格致誠正均平齊治蓋縝縝
畧畧示以修之之工此所謂法之可以授人者孔子
不吝矣必欲併手勢寸量銖稱而摹寫之真所謂壟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詞也答王塘南丈
釋氏有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今時學者大率牽文泥句者類不免於聖寃而憑臆
掠虛者又不免爲魔說以子觀之總爲學不明宗之

故故傳習者勢不免於牽文而衆請者自多憑其臆見其爲妨道不明聖人之意旨一也遠希既有深信於修身爲本之宗講切觀摩近又大有悟於知止之竅即經義透處可以信其無不是學止修悟處可以信其無不是經原非兩事而乃惓惓必欲遠希明經者以遠希從前大率衆請之力多而究經之功少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此葢儒家法度比於師心自用者其得失迥然霄壤也遠希不可以不知也棋有譜善奕者必由之乃謂學亦有譜善學者必由之大學者儒之譜也堯舜禹臯湯文伊傅周孔曾孟以暨宋

明諸大儒則所謂善奕者也其餘纔有巧着總不入局何者謂其與譜不合也孔子非由此則何以能斷少卯似是之誅何以能破鄉愿媚世之慝孟子非由此則何以敢闢楊墨之學仁義者爲無君父何以敢斷三聖人之造聖域者爲不同道此經一明尺度權衡乃在於我千里毫釐之幾如懸照心之鑑直可洞燭秋毫無爽答李遠希

只四字符如簡所云喫緊守得住卽至命造玄更何餘藴亦更無別塗轍纖毫提向內邊非虛寂則靈明總弄出一般意見纖毫墜向外邊非氣魄則智術總

做成一切功能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真可云善用四字符的家法也

答胡汝循

修身爲本之旨見之十載之前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乃豁然有以自信倥偬軍旅稍著科條心曲隱微十不披一 然善體之亦可得古人意旨於十之二三也每謂只明此直可以師天下傳此直可以教萬世邦章不尚信耶行藏任運仕止惟時洙泗唐虞可云窮達殊途聚精會神穆穆明明直是千載一轍近頗窺見孔心若將摹做明良之風以開洙泗家法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等級千層一口打抹則其學

問之底裏也大率勢分破性分乃得出頭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是實理實事所謂言大而不爲誇非故抗之以自爲解也

孔開正學勤苦非徒曾獨得宗意必有爲而世之學者率漫言之玆又二千載矣謂孔子意旨果竟明耶謂曾學之宗契勘果不爽耶未易言也謂學在止於至善耶不識善亦有何名狀謂學必先於知止耶不識止亦何所歸宿致知者後儒所揭之宗格物者後儒所入之竅今看之是耶非耶寥寥絕學曠古有懷豪傑如公可容辜負世途滋味僕雖嘗之稍淺然寔

棄之如遺卷懐用舍處之雖不執方立命安身守之確有自信公之歷官也比僕尤深而其事學也比僕尤登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知於此斷之必更精且審矣

孔汲汲孟皇皇上何功於尊王下何補於庇民徒托空言竟以身萬古綱常之寄則知本之命脉到手也必竟世道賴以撑拄人紀賴以綱維此所以不階一命挺然出肩爲宇宙負荷傑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宗傳故在遺訓可壽大行窮居兩無昻抑在有志者自任之自究之而已乾坤不辜負孔曾孔曾不辜

負吾徒也僕與公相處踪跡之奇古人不讓獨所取相成以不負斯誼者每念之尚不免有缺然者耳良晤何時懷思若渴以上俱答鄭邦章

只止處毫分動搖便是不修只修處毫分滲漏便不是止修是惟精止是惟一身修本立則所謂允執厥中也敬止一節止修工夫最備仁敬孝慈信隨感而應無非止者至穆穆二字尤須玩味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渾然穆穆氣象必如此乃真止矣必如此乃真修矣此止修工夫用處所以甚微也疾徐甘苦得手者乃造其妙恐國敬未易進此

也答賴園敬

吾與回言終日窮月窮年只是商量不盡此無他語之不惰吾見其進此所以日悟日疑日疑日悟卒歲窮年只見其商量無底也止修兩字自謂揫出孔曾心要友朋之間雖莫不知有是說然實地落手直見合一之妙而又伶伶俐俐止不妨修修不礙止日見其進不見其惰者則亦未能多有其人

予嘗以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此處分別不明即全體都無着落又何學問之有近來友朋因予喫緊提揫亦漫說本說末然只一開口道着便向

人邊於本何與本末之際亦甚微矣故非真止者不能知本非真修者不能立本毫忽走向末上不但止無其地彷彿修之亦盡是末上事矣清甫蓋不可忽也前書懇懇蓋是道清甫分上事來書旁援曲證比勘依稀亦有近者然大率却是堯舜分上事與清甫無干要知以我對堯舜則堯舜亦是末明學者明我之學也明經者明我之經雖云經即是學若以我對經則經亦是末若直以經當學則雖的然有據爆然成章亦是經分上事於我無干昔賢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矣末後士友嚮風之説以予前簡觀之亦不

免此前簡云何所謂明此學於吾身所以明此學於天下明此學於一堂所以明此學於四海者是也陋巷簞瓢只得且尋樂處皇皇戚戚未必易命回天此孔子所以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也自世情觀之孔子全不會算由今觀之善算者蓋莫過於孔子矣豈獨孔子卽孺子淵明趣蹈稍高者亦不屑及於此也知清甫於此必已判之審矣近語學者每謂未同學者須與辨宗旣同學者只合上路走到路頭上自有手輕脚快處亦有險阻艱難處手輕脚快處看其得力如何險阻艱難處看其喫力如何如此論學卽

日日宗明日日步進不復作三岐路口停待商量之想矣粵歸今已五年與友朋商量何止萬語毋謂所未明者盍不在宗而其所合講者在學者之進步也手書忽到疑辨諄諄乃大未愜於鄙人之望似是將新從宗上討明而非朴實頭從脚跟下講求進步知止一條自是進學之序豈可並挈止處爲寂感互用工夫格物致知旣經揭出修身爲本則凡此條件自是修之別目止歸於本則卽此修之又莫非止之妙用故每謂大學一經首尾二百餘字總是教人止於至善止善之法却只教以修身爲本修外無善本外

無止此徹頭徹尾所以只一止字為全學之要領消
息也稿中講此似已大明不謂淸甬又作此解所云
三綱列而能慮既在定靜之後八目分而格致又為
誠正之先豈聖人欲彼此互見耶抑漫無次序耶似
於青天朗日之下故結疑團醒眼徜徉之辰自為謎
語豈不更躭閣了好光陰耶葛藤了閑說話耶
學不在經知學則究經原是末事然由千載而下遡
尋於千載之前舍經義亦何所依憑以為證印之本
乎故學不明而誤尋經者謂之尋章摘句學有見而
取證於經則即究經便是實學又不可為末事矣諸

經皆聖蘊或多感遇之言老泉所云觸焉而得之者也故其旨意包含片語隻辭雖無不盡而條貫統紀則容有未竟未終者矣大學一書獨與此異所以體大例詳旨深義博一語固無虛一字亦無複若以知止能慮配合誠正格致即下文便爲複出而定靜安三字别無配搭安頓爲虛語矣故謬妄曾詫前儒謂如舊所說不但知本爲衍文知至爲别結即知止兩條自天子而下兩條俱可删除只大學之道合下前後兩條而義備矣豈知老孔子葢出半世苦心全副家當一手提挈乃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且一字

不可互換移易者乎嗚呼至矣其教天下萬世之法備矣慮天下後世學術之敝亦甚殷矣此子所以敢斷謂六經語孟盡其註脚而且謂明儒學者必明乎此經其言良非過也清甫老學加以數年磨勘豈不見及於此屢簡云云無非故發疑端欲以闡未明之緒開示人人耳所謂問者不嫌理舛答者不妨辭費要在明學卽子貢去食之疑與瓶應瞽瞍殺人之說亦何嫌其理之舛乎末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謂皆修之別目則可而又謂是善之別名理亦未爰舊與友朋論學曾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物也誠正

格致修齊治平者則也謂有物有則聖人教人工夫即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與來書直指八者爲善語稍涉近而寔不同至善云者毎謂不是專指流行而應感流行之善體備其中猶古人所云允執厥中亦不專指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體備其內故仁敬孝慈信自是善之流行謂爲別名則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所以修之者也所以止之者也謂即爲善之別名則未可也此非理熟義精毫髮差殊亦未易剖明而分判也更體之更體之

嘗以十五志學配合知止一條志學即知止立則止

而能定不惑則止而能靜知命則止而能安耳順從心則所謂止而能慮也孔子蓋暗點實歷境界以定進學階梯使學者有所據依查考不爲汗漫而讀者不察也故方其止也尚未能定及其定也尚未能靜矣尚未安安矣尚未慮譬如形著動變原以漸次而充非是一時所有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之能正同蓋是自然境界由實進之不爲勉強若以格致配之則所謂能慮者全是有思有爲而非所謂自然耳順從心之作用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却與此異蓋家國天下八者原是身所並有之物故格致

誠正八者原是一時共有之事但人不自知其分量不自明其條理不知所致力耳中間諸所論者合矣只未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一句則尚有合講者舊語汝潜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非本而又云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本者何即所謂至善是也故指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而必謂之非至善固不可指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而直謂之是至善亦未可曾有言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而又云修身者知本地頭也故有執身非本離身無本之說大率皆是有激不得已而

爲言交互遮攔恐執着墮於邊見耳指事爲善豈不是善善却不在事邊觀仁敬孝慈信一切皆點止字意更有可味者善無不體體卽是善豈有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乃反爲善之本體乎

問知止入窮理無疑矣乃有謂必先無欲而後能止又或謂必用黙敬工夫而後可者不知然否仁敬孝慈信似是點出止善之目卽以此等處認作至善全體尚似隔了一層然舍此却又無可止處竊疑至善遇親則爲孝遇友則爲信無定體無定名蓋純粹至善得之天命具之此身者也惟是自

家止不任氣禀俗累得以牽扯動搖而至善遂至離位迺日茫茫以尋索本體此學所以日遠而善愈不可得也云云

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自謂妙徹孔曾宗竅止不在上修不在下止上加修修上加止便成二項頭路加熈敬着囫是疊牀加無欲者亦是架屋清甫疑之是矣至善一也有自體段言者有自流行言者仁敬孝慈信自就流行言然却就是體段之本色所發用也此其所以爲善也會得時則全體之善未嘗不是流行流行之善未嘗不是全體必欲教人入手則一脉歸

根一止落實不容有二三之雜矣隨感而應不識不知隨其身之所接無適而非止而修自妙其中矣誠正格致若綱在綱命脈消息乃真可言到手矣

先生云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會得時不妨直指若會不得時亦自不免於語病直反覆思之本一而已善一而已二者名實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所以求止之而全此本者也自其主宰乎身是爲心心之正處即此是善就主宰是一本以爲之主宰也自其發動於心是爲意意之誠處即此是善就發動是一本以爲之

發動也云云又云心意知物全體只是箇身格致
誠正全功只是箇修修其身以聯屬乎親是爲齊
家家之齊處卽善孰聯屬是一本以爲之聯屬也
修其身以統攝乎近是爲治國國之治處卽善孰
統攝是一本以爲之統攝也云云
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此淸甫
言之鄙人無是說也善無不體體卽是善性簡辯之
悉矣本字最難認然却只有一本無二本故曰一是
皆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故合修齊治平
誠正格致而云一本以爲之主宰運用則可若析身

心意知等物如箇所云一本以爲之發動一本以爲之分別一本以爲之感觸是二本也如此而言本安得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本安得謂之知至此所宜更詳思者也至謂心所發動爲意似是仍用先儒舊說發動爲意夫奚不可只在大學中心意知物似有淺深表裏自然之序發動即分別認意不真辯知不的後儒左誤根因正在於此此尤不可漫視者也儒家以意爲主周子亦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大學說意正與此同葢就心中指其一點活機爲意所以有觸即知能分能別子所謂運用爲意分別爲

知其言蓋不草草也不可易也若在他處言意則發動者固是意分別者亦是意甚至執着者亦是意矣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此類是也餘說皆協修齊治平誠正格致就則上點善字恰好以上俱答涂清甫

止修非二體然時局人情事務之應感者有萬矣故有修之之工然卻即是止之之法故曰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又曰大率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此其言皆不可不深味也主意是當方好着工夫來書所說大率修分上事稍稍着在情局

與大學止至善之用尚隔一層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儼若有思默而識之徹動徹靜一點歸依無有間隔而定靜安之妙乃以次而相生矣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之法相似未必非守與允執厥中做手尚相爲參絶也

儼思艮背皆是止法但有自氣象言者有指方所言者指方所却不得執方所執之便爲着相指氣象却不得虛擬其氣象擬之恐不着根此學所以卒貴悟也更須思心爲靈體皆是死物如何却説艮背後儒以知爲靈明身爲軀殼如何却不本知説本身已自

儱侗令人難信更說良背益復頑悍非聖人其誰敢如此下口乎且亦幸是聖人假令後有一人無稽考道出此語不幾於爲天下咲且唾而罵之乎疾徐甘苦得手應心一技之巧尚不能以授人如此此提挈亦可爲太發露矣在汝存善悟之而已

人只鶩高虛不知高虛有何難說捕風鏤塵儘力奇恠誰實知其是與非者只就平淺處徹見性命之微則真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果見其難也工夫本體理自合一學之一字原說工夫操戈舞象體自晏如能否殊方只爲無法之故而世人不辨工只辨

體此乎十五年前即嗌咲之矣近乃稍稍廓清然尚此未殄也來書所論蓋已深達此意只要得下手處落實貼就體上即止與修真是兩到而本體工夫乃信其兩忘如東所云矣

三言之益原以詳允執未析之工故劈頭揩出道心人心以見中不能執之故彷彿似從做手上說來反歸於體夫安得不先之以惟精而繼之以惟一乎止於至善正與允執厥中義同却是直截教人向體上歸根或先止而後修或先精而後一言豈一端各有攸當鄙意看之初不見其有異同也只要見得止修

精一合法便足以徹堯舜孔曾宗傳原無二用文義牽纏反爲理梗區區已屢戒之矣以上俱荅羅汝存

修須實修止須實止總是一本工夫有二用却無二體來書大率重於言止略於言修不知未有能修而非由於止者未有能止而非由於修者刻中所云止爲主意修爲工夫頗足以盡合一之妙修者修此止者止此不可又將本字另說身外求本本外求止即止與本兩無有田地安立矣此來書語意最欠渾融貫通處也思之思之外述友語云云自是渠見各有熟處要說遷善改過者只得聽其自說遷改要說王

敬者只得聽其自說主敬只不合攙入大學中攙和補綴蓋聖經意旨本自完全一字不可增亦一字不可減一字不可換也 答陳汝修

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只精神一步離身固是不止亦斷不能有修工夫一毫滲漏固是不修亦便不能有止此吾所以謂止爲主意修爲工夫斷斷乎交養而互發者也來書所云變故之來不免憂懼且稱引文王無憂之說謂下此者即不能以無憂不能無憂即勢不能以有止語似近情理寔是未到大率只就境上看止而不曾反之身上實在看修孟子不動心

要緊在養浩然之氣謂直養則浩有歉則餒正是止修合法憂懼愛惡自是人情豈有盡無之理只看他修處慊不慊即餒不餒之所由分矣桎梏而死與取義成仁者豈不同是一死然一爲浩一爲餒豈取義成仁者真有愛於死哉要之視死如歸其所憂處亦即是其止處耳何者其所不歉者猶在也若不本其咎之所由招而槩取其心之能不動此惟外人倫遺事物之教者或能之然以予觀於佛氏謂無罣礙乃能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則雖外人倫遺事物者亦未聞其能以有罣礙而止者也向來友朋

之論旣苦執泥身字邇來學者之說又似偏滯止字此兩頭所以都病反爲聖經添疑梗也至於文王無憂又自頌其遏之美處與憂患之憂義稍不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文王亦不能以無憂也臨事而懼孔子之言正是修之之工然亦即是止之之法世豈有臨事不懼不繇好謀而成行三軍而能止者乎此其理益易見也經世出世頭路兩分止義雖同做手各別冥頑斷絕與世無情儒者之道非所論於此也

答詹德甫

本字不必另覓孑每言之孔子只說善便本在其中

說本便身在其中說修身爲本渾然明德親民止至善俱到止此之謂止本此之謂本何別覓之有學之敝也大率起於泥句牽文不就實落體當直以意見追尋所以轉尋轉遠向與廷獻書曾因病製方權宜作一互法謂止不得者只是本輕本重自止本不知者只是止淺止深自悟鷄鳴犬吠最小之觸足以牽動神氣只就此等驗之本何其輕如何急要止得止既不得全副精神尚在外邊去本尚遠本何由知所云執身非本離身無本須玩原書喫緊爲人之意悟之則可執之非是若又因而下語謂執身信不可以

言本孰善亦不可以本言則謬之謬矣本善總是一物實體於身孰是孰非剖析殊悖下文妄意擬議云云更覺謬悠以此求本只恐日見支離止更無地不若只照區區平淡之說挈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若只如此婉轉尋覓漸漸又轉入辨體的家風爲敝非細故也答丁重甫

修身爲本之學蓋孔曾至易至簡之門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其知能者也身在則本存不必於身外更別求本身修則本立不必於修外別求知本本立則

道生道生則本達矣即此便是盡性至命之關究其機緘蓋不遠於日用倫常之際此孔子所以爲萬古開羣蒙爲千世學者立規準也敬守之神聖美大皆其分內不爾者亦不失爲敦行之士可稱於鄉里無忝於家邦矣與弟孟堅

非真無以破僞非正學無以熄邪說自悟透孔曾之旨學得轉手乃斷知從前說者作者大率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事上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任轉

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鄙諺若斯人同此解只致良知三字舉世用之矣試問之曾有一人認得良知面目者否有一人用致字工夫貼得着良知者否良知從不慮中討出挐着良知認不得古人却有箇消息透此按着良知致不得只爲已就學問不得認作不知强相支撑轉爲蒙蔽諸證盡然大抵類此弟能惕然有悔惕然有醒姝以爲快破不得僞決不能考真知不得病決不肯信藥此吾所以不待弟說只一見弟歸帖然就實便斷知其非阿下之蒙昔時見解也堂中朋友亦有同心相與共服學問一口道

不盡然善體之亦正不須道盡吾言雖少巳似過詳若不真實體會縱說得多充棟汗牛祇增疣贅反復刻中固有道不盡者至說到做手處亦真可爲太洩露能發前儒所未發矣答弟孟育

止於學而不外慕卽是知止有明學之心而又涉以近名之意卽是不知止人生只有這件事宇宙內只有這件事二之則不是矣孔子透體是學轍環周流曾無寧輒無非止者此其所以爲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也汝忠向東說用處頗爲近理只循此做手而又從根蒂上着眼覷破不以毫分外慕芥蒂其間

十載堅持儘有歸宿決不爲虛生浪死人也答陳汝忠

見羅先生書卷之八